

## 那些年在歐洲

Zoe 佐依子

海明威說：只要你年輕時待過巴黎，這個經驗將陪伴你一生。維也納的作家褚威格也過同樣的話。

他們一位是美國人，一位是歐洲人。

而對亞洲人來說，年輕時要是待過歐洲，這將是跟著你一輩子的回憶，就像刺青一樣。

八月是比利時夫人的生日，三十二年來一定寄一張實體的卡片，那天到郵局，拿了號碼，戴著口罩，好不容易排到時，窗口另一邊說：比利時，我們不寄了喔！什麼？怎麼有可能？

這位比利時友人，從來不寫信，其實這些歐洲朋友都不是喜歡寫信，但他們超高興收到信，這不代表他不重視你或怎樣，他們的生活是如此的安定與規律，沒有你的信，他一樣過得好，但有你的信，他過得會有點不一樣，這會是他與親戚茶餘飯後的話題，說有遠方的人來信，報告亞洲的情形，工作的狀況，然後由這個話題又可延伸到以前我住在哪裡時發生的事情，遇見的人等等，好像在談論小說的劇情一樣，而我卻樂此不疲，從小我就喜歡寫信到遙遠的地方，好像跟另一個世界有連結，不管有沒有機會再見面，那封信代表著我一個島國人民的聲音旅行到異鄉去。

信無法寄，只好打電話，除了時差，打電話到歐洲人家總是很難抓到對的時間，生活平靜的他們，突然接到外國的電話總以為發生什麼大事，只是跟他說卡片寄不成，希望他諒解，說沒幾句，在激動的情緒下兩人就不小心將電話掛了。

八零年代在美國唸音樂院，老師們很多來自歐洲，他們大部分是一群不如歸去的猶太人，也不會鼓勵我們去歐洲，音樂院裡鮮有歐洲的學生，法國有四人、德國、芬蘭、瑞典、瑞士、波蘭零星的兩三人、俄羅斯七八人、亞洲二三十人(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還有台灣跟菲律賓)其他都是美國學生，畢業之後，大家都希望留在紐約。不知為何我總覺得不去歐洲說個不同語言，好像沒有學完成音樂，在紐約時報上看到廣告買了最便宜的機票，就去歐洲比賽，不贏不歸，輸了再說。還好那是沒有網路的時代，去比賽除了老師之外，沒有人知道，這樣壓力就容易承擔，在那時，我也從未寫信或打電話到歐洲，因為要跟接待家庭聯絡，寄了聯邦快捷，下了飛機，比利時夫人就來接我(這是比賽單位安排的)，早上六點，她穿著高級質料的天空藍套裝，拿著有我名字的大牌子等我，她不停的說法語，而我只想

著比賽，等一個月的比賽過後，到皇宮領獎，我心裡下定決心就是要學說法語，因為回美國不到兩個月就再回歐洲去開音樂會，之後到巴黎過夏天，迎接接下來三年的歐洲生活，巴黎的法語震撼教育之後，比利時夫人簡直不敢相信我一個亞洲姑娘，滿口的紐約英文，現在聽得懂她說的法語，我也很不成功的學荷蘭語，但太疏於練習，最後還是無法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，也許是比利時夫人家說法語，身邊的人也都是。但基本上他們都是跟貝多芬一樣是法蘭德斯人(Flemish)，留著個性堅強的血液，勤奮，愛乾淨，注重家庭，守信用，而且也喜歡享受人生。雖然是以旁觀者的角度來欣賞他們，自己也不知不覺像在模仿或學習一種生活態度，一直到現在，回來亞洲二十五年，中間回去拜訪比利時時都可以馬上融入，好像從未離開過一樣。比利時夫人的廚藝還是如此精湛，家裡永遠有幽香的花束，收音機裡的古典音樂從早餐就開始在播放，隔壁鄰居的單身老醫師還是一個月會來喝一次小酒，他們對我還是如此的和善，與我共度人生最艱難的比賽時光，我結婚時蜜月最後一站也選擇到比利時，夫人將我所有認識的人都找來，一直到前年，從波蘭轉到比利時看她，在機場看到夫人時，她拿了拐杖，她說：你這次再不來，也許就沒下次了...。因為她動

了膝蓋手術，走路成為吃力的事，來機場是由妹妹開車，這一次我盡量陪伴她，就算坐在書桌前乾瞪眼也好。只要想到三十二年前來比賽，她沒有條件的照顧我，煮豐盛的三餐給我吃，每一次的上台為我準備熱茶，下台馬上來鼓勵我，整整一個多月，從我懂事以來，這一生從未有這樣跟人相處如此緊密的機會，我們也彼此分享與目睹了很多珍貴的時刻，每次聊起來總是會哈哈大笑，這是比利時人較少的時刻，開懷大笑對法蘭德斯人來說似乎太奔放了。

人都是複雜的，但與比利時夫人這樣距離的關係，就像亞洲與歐洲一樣，很遠，卻又不陌生；彼此祝福，而不牽絆對方。有這樣的歐洲回憶，人生是甜蜜的，只要一句法語，一個味道，一首樂曲，馬上就能將我帶入那樣珍貴的情境，謝謝比利時夫人。

那封無法投寄的生日卡片，妳只好心領了。

(本文作者為美國 Juilliard School 學士與碩士學位、目前為師大法語中心音樂美學講師、北藝大推廣部音樂美學講師、台北歌德學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導聆講師、新竹 IC 之音 FM 97.5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者、好好聽 fm Blue-Stocking 節目主講人(podcast)、出書十四冊)